

◇刘鹏凯专栏·西北以北

街 铺

周末，我们一行九人去了斗门。斗门犹如一件小古玩那般玲珑剔透、熠熠生辉，如果在手上就会爱不释手，如果挂在墙上则满目苍翠。

吃过午饭，随一位临时导游去了斗门所辖的乾务乡。车在一条小巷里走走停停，巷很窄，人很多，巷的两边是些陈旧的长满绿苔鲜的屋子，一副很古老沧桑的样子，我顿时觉得乾务像是一尊古董了。

乾务实实在在太小了，小得嘈杂零乱，似是雾里看花，又像花里看雾。街两边有许多铺子，一律临街而开，极具岭南特色。

这种街铺我是非常熟悉的。

小时候在姥姥身边过活，那种日子是非常甜蜜的，可以省去许多要考虑的东西，无拘无束，天真无邪，可以随便在哪发泄一下人自身的那种原始，没有必要去顾及所谓的文明人创造的那些个文明。不是有首歌唱道：城市的柏油路太硬踩不出足迹，骄傲无知的现代人不知道珍惜，那一片被文明糟蹋过的海洋和天地……听了以后很感动，觉得这个唱歌的人一定与众不同，后来郑智化出来了，才知道他是个残疾人，正因为他是残疾人，他的思想和眼光才高出许多正常人。每一个残疾人都是超人，这里面有许多不言而喻的道理。

这是老家街铺给我的感悟：丑的东西不一定丑，美的东西不一定美，甚至还要相悖。

老家的街铺是一字儿开的，也都面临着街，街面是用大青石板铺就的，踩到上面有时还哐哩哐唧响一下，天晴了看不出石街很脏，若是遇到下雨则泥泞满街，这是因了没人经常清扫的缘故。

我的一个远房姥姥住在南头，因此，有时放了学便和二哥一起去南头姥姥家吃饭。到姥姥家就要经过这条石街，一路上能看到这些临街的铺子，它们几乎都一模一样，一个紧挨一个，用许多块长木板作墙或作门，一大早一块一块地卸掉，从这个时候起街上就开始热闹了，人来人往，若是碰上个集日，更是熙熙攘攘水泄不通了。我和二哥常穿梭于这条有许多铺子的街道。

那时候常想，大人们都挺怪，大清早就要把铺子打开，不知图什么，难道是图热闹？现在想起，只能是无奈地笑了笑。人为了生存，几乎什么事都去干，难免不会出现一些不愿卖力的，这些人就当不了汉奸、狗腿子、流氓、土匪……很多人干着很多的行当，这些很多的行当又演绎着人间悲欢离合的苦难史。

“为了生活，我们四处奔波。”现代人用这样的形式唱着自己的内容，而那时老家那些开街铺的人就会在装上门板之后，掏出几分钱去悠闲地听唱大鼓。是那种边打边唱的，听着十分来劲，唱着《岳飞传》，那些人的样子一个个仿佛都成为岳飞了。

那些人很明白地活着。我知道。

十来岁的时候就离开老家，去了在宁夏的父母身边，就再也没见过类似江南的那种街铺和那些爱听唱大鼓的人了。

有一次去成都，却奇迹般地又见到了久别的那种江南街铺，还是很古老、很陈旧的几块木板，让人十分眼熟，一下子觉得自己又回到姥姥家了，很亲切，很轻松，似乎什么也可以不去想了。可这一次我再也没从本质上找到老家街铺的感觉，虽然它们几十年甚至上百年地不变样，但我依旧找不到，虽然我努力着去想象，然而却怎么也找不回来。

穿越三峡的时候，很多人都趴在船舷上，对着远处翠绿的群山指指点点，不时地发出赞叹：“哦，好美呀！”“哇，好壮观哟！”在我的感觉中，我一直怀疑这种声音是不是一种很浮躁的声音。我终于看到了，好多人也终于看到了，他们仍赞不绝口地说：“人居然能在上面走，要是我能住在这里该有多好。”我却怎么也产生不了到那山上去住的想法，我仅仅在想人为了生存，他们什么事都要去干，只要你肯费力。他们背着大竹篓步履维艰地走在山道上，我想他们也看到了我们，他们看一眼或多看几眼我们，然后继续走自己的山道，不会有太多的悲观，他们知道那些东西是空的。

我突然明白了我为什么一直没有找到小时候在老家见到街铺的那种感觉，我一下子难受起来，不知在什么部位好像堵了一块东西。

我也知道，那些人也很明白地活着。

然而在今天，在乾务，我再一次见到了那种江南式的街铺，并且很快地找到了小时候老家街铺的那种感觉，一阵愉悦过后，一股悲凉又随之涌上来，我猛地害怕起来，我担心我是不是也有了那种声音，那种我曾怀疑不是很浮躁的声音。

那种声音让我非常恐惧，我害怕自己落入那些不够清醒的声音里，那种声音会让我很快地消失。

渐渐，街铺离我们远了，乾务离我们远了，在一股来自城市的沸腾的热浪中，我们回到了斗门，我们又回到了珠海。



刘鹏凯，安徽人，1968年生。著有中短篇小说集《白太阳》、散文集《心灵的边缘》（左边狐狸右边葡萄）、诗集《愤怒的蝴蝶》等。作品散见于《天津文学》《安徽文学》《山西文学》《香港文艺》《青年作家》《散文选刊》《星星》《诗歌月刊》《诗刊》等文学期刊。

◇山川故园

一盏柚灯

荣子婷

中秋前后，柚子就熟了。每到中秋节，祖父会为我挑一个皮厚的柚子做灯。

祖父做柚子灯，是中秋晚上的事。吃过晚饭，月亮还没上来，他便搬个小凳子坐在院子里，拿一把小刀，在柚子顶上平平地削去一片，露出里面白生生的瓤。然后用刀尖沿着柚皮内壁，慢慢地旋，把整个果肉完整地剥出来。我蹲在旁边看，大气也不敢出。祖父偶尔抬头，见我紧张的样子，便笑：“别怕，柚子皮厚，经得起折腾。”

果肉剥出来了，柚子皮便成了一个空空的圆壳，顶上一个圆口，像一只敞着口的碗。祖父把小刀给我，说：“你来。”我学他的样子，在柚皮上剜小洞。想剜圆的，剜出来却是椭圆形的；想剜五角星，剜出来像一朵花。祖父也不嫌，说：“洞不在好看，在透光。”我把柚子

皮四面都剜了洞，有圆有扁，有长有短，大大小小，参差不齐。剜好了，祖父在柚皮上拴三根细麻绳，吊在一根竹筷上。竹筷横搁在一只碗上，柚壳悬在半空，像一盏小小的吊灯。

点灯了。祖父在柚壳里放一截白蜡烛，划着火柴，点燃。烛光从那些小洞里漏出来，暖暖的，我提着竹筷，在院子里走，祖母从屋里出来，手里端着一碟月饼，见我在院子里疯跑，说：“慢些走，别把灯晃灭了。”我哪里听得进去，只管提着灯往巷子里跑。邻居家的孩子见了，都跑出来看，跟在我身后，七嘴八舌地喊：“给我提一下！给我提一下！”我得意极了，把灯举得高高的，像举着一轮小小的月亮。

有一年，祖父别出心裁，在柚子灯上刻了字。他用刀尖在柚皮上镂出两个小孔，一个“中”，一个“秋”。烛光从字里透



◇信笔扬尘

约会后的一声叹息

——走进话剧《生死场》

王晓君

一种精神上的渴望。

女人为了男人承受世界，而我们的男人呢，无论是强悍的赵三，还是懦弱的二里半，还有年青健壮的成业，在这部戏中，他们无一例外地把男人的力量发挥到了极致。

成业对金枝冲动的力量，使得他们的爱情在面对家庭和社会的时候一开始就蒙上了洗刷不清的耻辱。在成业看来，只要是娶了金枝就是最圆满的交代。为此，他表现得坚决并且义无反顾，他对父亲软硬兼施，逼着他去金枝家提亲——

二里半的女人也死了，那个性格温顺善良，纯朴的女人，她怎么也不会想到丈夫热情招待接纳的竟是两个禽兽不如的男人，在她饱受凌辱呼喊着扑向丈夫诉说的时候遭到杀害。二里半宁可相信两个强奸他女人的男人的话，这个软弱得直不起腰来的男人，终于在死去的妻子面前找到了做人的感觉。

赵三的女人活着。她比另外两个女人都幸运，她看到了希望，昙花一现的，鲜红的衣服瞬间就被残酷的现实改变了颜色。从生到死，从死又到生，活着的是躯体，死的是希望。

她们最终没能战胜男人。她们最终没有一个人从真正的意义上找到自己灵魂的归宿。这是女人的不幸。

爱情，这被憧憬和赞美的字眼在剧中展现给我们的女人的，不是被保护的，被怜惜的，而是，一种凄凉的，无奈的，无助的失望。

今天，在这个男性文化的社会里，女人，值得思索。

男人呢，我不知道。

戏散人归。

重新回到现实之中，天地间，秋风依旧，热闹依旧，而心情，也依旧，怀着这个时代的女人独有的，等待着下一次更隆重的约会。

出来，在墙上映出反的“中秋”二字。祖父说：“这叫字灯，古时候文人才玩的。”我觉得那两个字亮在墙上，好看得很。后来读《武林旧事》，见南宋临安，“灯品至多，有‘一点红’‘万眼罗’者……”才想起祖父做的那盏柚子灯来。祖父大约不知道什么“万眼罗”，他只是用一个柚子和一把小刀，做了一个乡下孩子中秋最好的玩具。

月饼吃完了，蜡烛也快燃尽了。祖父把柚子灯吹灭，搁在窗台上。第二天早晨起来，柚皮已经蔫了。洞的边缘卷了起来，昨天那些整齐的“中秋”二字，也模糊了。我舍不得扔，把它放在枕头边，闻着柚皮那股清苦的香气睡觉。后来柚皮彻底干透了，缩成小小的一团，我仍舍不得丢，偷偷塞在抽屉最里面。过了一年，翻出来看，柚皮已经硬得像块石头，颜色也变成了深褐。可凑近了闻，那股子柚子香还在，淡淡的，藏得很深。

古人说“秋空明月悬，光彩露沾湿”。那露水沾湿的，何止是明月，还有提着柚子灯在巷子里疯跑的岁月。

如今每逢中秋，月亮升上檐角，我心底仿佛还浮着一盏柚子灯。橘黄的光温温的，在时光里，轻轻摇晃。

一车秋意慰人心

明前茶

沿秦淮河畔的步道行走，到水西门大街附近上岸，一眼就看到摊贩小崔又来了。这是我第三年看到这辆满载铁棍山药的皮卡车，细长的、弯弯曲曲的铁棍山药装在红色的网兜里，一捆8斤或10斤，与往年不同的是，今年，小崔的皮卡车上还装着大堆的红枣和新鲜百合，同样在秋日阳光下释放柔和的光。

刚在公园练练的大妈穿着斜襟衫、灯笼裤、练功鞋，斜背着一把长剑，停下来细看铁棍山药的品相，没错，山药的表皮带着铁锈斑和密集的短须根，个别山药的断面流出了乳白色的黏液，黏液很稠，转眼就风干了，大妈是个识货人，对旁边的顾客娓娓道来：“这是焦作温县的铁棍山药，你看，山药上沾的土，叫‘垆土’，是当地才有的土，黏重得很，山药在这种硬土中生长，阻力大，它被迫扎得更深、肉质更紧实，别看它不漂亮，风味可出色，煮熟后干香粉糯，没有普通山药的脆水味。”小崔有点吃惊：“您怎么都知道？”大妈微笑：“50年前，我还是一个15岁的小丫头，作为最后一批知青，在温县种过山药。种山药，一身灰，刨山药，一身泥，这一茬山药收了，同一块地就不能接着种山药，得种大豆、菜蔬，让土地休养生息十年才行。”她对犹豫不决的人说：“买吧，才5元一斤，要是装进长长的礼盒，放在超市卖，起码贵一倍。”

有客人好奇，小崔总共就一辆车，哪能如他所说，既去河南焦作收山药，又去山东乐陵收金丝小枣，还能去江西万载收连根百合，他又没有分身术，听上去有唬人之嫌。听到质疑，小崔赶忙分辩：“这有何难？我家兄弟三人，原来各自经营，我卖山药，二哥卖小枣，大哥卖百合跟江西橘子，三个人拖了满车的货，卖东西的压力都很大。今年我建议，兄弟三人各跑一个原产地收货，到了南京，再合起来卖。秋天，讲究养生的人，喜欢山药红枣蒸百合的平补效果，让人一次买齐了，腿脚不便的老人家就不必到处找我们这种便宜摊位了。”

乐陵的小枣，呈深红色，皱纹少而细线，果皮光亮，撕开一个小枣，绵密果肉能拉出金丝来，扯到一寸长而不断；万载的连根百合，带着卷曲的长根，名叫“龙牙百合”，是说它的鳞片狭长肥厚，形状如龙牙。小崔说：“这都是骗不了人的，兰州百合甜中带脆，龙牙百合糯中带面，因为万载出产的百合品种，淀粉含量更高。带根百合是我大哥在地头收的，种植户特意嘱咐，根不要丢了，洗净，可以煮水喝，有安神助眠的效果。”

生意是一阵一阵的，遇见老客，卖得十分顺当，遇见生客，说得小崔嘴唇都起皮了，从红色网兜里拽出来细看的山药散了一地，也没有做成一笔生意。毕竟，这种流动生意，生客持谨慎态度，也可以理解；而且，喜欢在皮卡车上买东西的人，多是“不见兔子不撒鹰”的老人，有人质疑：“百合不苦，枣子甜蜜，山药粉糯，空口无凭，你得让我们尝尝。”

这建议可难坏了小崔——自从他从老家出来收山药，一日三餐，都在外面打游击，比如，自从皮卡停在这里，他接连好几天，早中晚都吃鸡蛋灌饼，因为看守货物没人顶替。卖鸡蛋灌饼的小店就在旁边，离皮卡停放的地方只有十米，老板娘已跟小崔混了个脸熟，见他一个人守车，晚上就蜷缩在驾驶室里睡觉，颇觉不忍，于是，这天早上，老板娘特意叫上初中的儿子给小崔送了一大碗红豆紫米粥来，说是自家熬的。小崔刚想推辞，那腼腆的校服少年将那带盖的大搪瓷碗往车厢地板上一放，就蹬车离开了。

小崔谢了那碗粥，十分感慨：这是他离开安徽老家后，第一次吃上电饭煲中盛出的家常饭。而老板娘的暖心之举，也给了小崔意外的启发。两天后，我再度路过此地，小崔的山药卖得差不多了，百合跟红枣也去了大半。遇到踌躇不决的人，小崔就会打开一个电饭煲，用迷你纸杯盛一杯红枣百合山药汤给顾客品尝。事实胜于雄辩，温热的汤水，清甜粉糯的口感，一下子就俘获了人心。

小崔说，电饭煲是卖鸡蛋灌饼的老板娘家的，煮汤用的电也是人家的，人家还负责给山药去皮，给百合削根，负责一遍遍清洗食材，并煮好汤送过来。小崔要支付一点报酬，老板娘笑着说：“煮汤电费能有多少，不必放在心上。早点卖完货，早点回家团聚，你家两个娃还在安徽等你呢！”

卖了一趟货，认了一个姐。小崔说，下一趟，他跟两个兄弟商量好了，要贩运秋梨、荸荠和湖北的藕来南京卖，他打算，在产地给老板娘买两瓶秋梨膏带过来：“姐也累，做鸡蛋灌饼免不了烟熏火燎，她的嗓子都哑了。我老家的人说，荸荠水冲梨膏，最是呵护嗓子。”

皮卡车上的秋意，是醉人的，它不但带来了大地上的果实与根茎，甜实、甘美又绚烂，还带来了市井之中，小人物之间互相帮衬的义气，后者，同样质朴又温暖。

